

行走者

雪域边疆行

村东

东北的林海雪原,素来令人向往。我在一个冬日踏上了前往饶河的旅途。

饶河位于中国的最东端,是黑龙江省的一个边陲县城。全县仅十三万多人,国土面积却达六千七百多平方公里。县城坐落在乌苏里江畔,与俄罗斯远东地区隔江相望,距离著名的珍宝岛约四十公里。歌唱家郭颂在《乌苏里船歌》中唱到的“白云飘过大顶子山,金色的阳光照船帆”,歌中的大顶子山便位于其境内。

我从烟台机场起飞,穿越渤海海峡后,从舷窗俯瞰便见到了白雪皑皑的东北大地。两个多小时后,飞机降落在佳木斯机场,我换乘大巴,一路向东驶向饶河。

大巴在搓衣板似的公路上颠簸前行,路上的积雪被往来车辆反复碾压,路面变得凹凸不平。车窗外白茫茫一片,除了光秃秃的树木,几乎看不到别的色彩。沿途村庄稀疏,越往东行,不但见不到行人,连小型客车也愈发少见,时不时有大卡车迎面驶过。望着这片寂寥天地,我好奇地问邻座的当地旅客:这些卡车载载的是什么?为何路上如此冷清?东北老乡见我来自外地,便热情地介绍:黑龙江是中国的“大粮仓”,这些卡车外运的全是粮食。对方指着窗外被厚雪覆盖的无垠田野说,这里六十多年前全是茂密的山林与荒草甸子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大批支边青年响应国家号召,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垦荒造田,硬是将“北大荒”变成了“北大仓”。如今周边有多个国有农场,盛产玉米、大米、大豆……如果没有那一代人的艰苦奋斗,哪来今天的粮食安全?

言语间,对方满是对当年支边青年的敬佩与怀念:如今的路况已改善许多,人们进出都靠乘车。过去山路崎岖,出行基本靠步行,往往要走很远才能见到一个屯子。当地有个传统:若主人外出,房门通常不锁,过路者若饥渴难耐,推门便可进屋自行取用。眼下正值寒冬,农村人大多闭门不出,俗称“猫冬”。

“快看,到了!”大约5个小时的车程后,车上有人兴奋地喊道。

瞌睡疲惫的乘客们举目望向窗外,远处出现一座灯火通明的城市,夜色里,像海市蜃楼般浮现在茫茫的雪原上。

表哥已在终点站等候多时,零下30摄氏度的寒气瞬间穿透我的羽绒服,一下车我就仿佛掉进冰窟。到了表哥家则是另一番景象,除了全家人的热情与满桌佳肴外,更令我惊讶的是室内接近30摄氏度的温暖。我忍不住问:“这温度是特意为我们调高的吗?”表哥笑答:“这里冬天家家户户都这样。”我打趣:“以后冬天何必去海南?来这儿‘猫冬’不也挺好嘛!”

次日清晨,不到五点我便早早醒来,窗外已天光大亮,原来这里的日出比山东早两个多小时。我随表哥来到不远处的江边公园,已有晨练者的身影。江岸积雪深厚,静悄悄的,没有印象中边境线上的铁丝网和巡逻战士,唯一与内地不同的是,手机屏上同时双显着北京与莫斯科时间。表哥指向东面几百米外的对岸说道:“那边就是俄罗斯。”远远望去,俄方沿江设有几座瞭望塔,除此之外不见其他建筑。两架军机拉着白烟,在晨曦中沿俄方一侧巡航。

沿乌苏里江边游览是当地的特色旅游项目,江面覆着厚冰,朋友驾驶越野车在上行驶,车轮碾过冰雪,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声响。他一边开车一边讲述江上趣闻:乌苏里江盛产江鲤、大马哈鱼、狗鱼、重唇等十余种鱼类;开江之后,常有野生动物来江边饮水,中俄两边的动物游过江往来也非稀罕事……

大顶子山森林公园海拔八百余米,是国家AAA级旅游景区,保留着原始森林风貌,以“春观杜鹃、夏览翠绿、秋赏彩林、冬品雪景”四季各异的风光著称。这里原是东北抗联第七军的重要根据地,1936年该军在此成立,与日伪军血战,军长陈荣久于此牺牲,山上现存多处战斗遗址,厚重的红色历史为它增添了威武雄壮的色彩。

大雪封园不得入内,我沿铲雪车开出的一段山路步行近千米,又被前方深雪阻断去路。大雪晶莹洁白,不染尘埃,我兴奋地想踏入林中,谁知刚迈上林间小径,便坐进没膝的深雪里。我更生童趣,率性手脚并用向前探路,大家说笑着沿我蹀出的足迹前行。

置身乔木、灌木丛生的林间,四周静谧无声,一棵粗壮的倒木横亘面前,可见这里多年未曾有过人类打扰。朋友

如数家珍地指点各类树木:这是国家二级保护植物黄菠萝,树皮可入药;这是木纹美观、宜做家具的水曲柳;前面那片高大粗壮的是东北松……然而万木之中,最引人注目的当数白桦树,它们通体洁白,身姿挺拔,白皙的枝条像女子的玉臂般伸展着。玉骨冰姿的白桦树,宛如T台上的模特,高雅而不造作,美丽而不艳俗,即便没有叶妆花饰,也堪称“美人树”了。

林间雪地上,散布着大小不一、深浅各异的动物足迹。朋友一一解读,雪面上脚印较多、较小且带有拖痕的,是野兔或狐狸所留,冬季它们的毛色会变得与雪相近;步幅较大的痕迹,是狍子或马鹿留下的。再向深处走,雪面上出现几个巴掌大的陈旧印痕,我惊问:这是什么动物留下的?朋友仔细观察后说,附近曾有大型动物出没……正思忖间,一只野鸡呼啦啦地从身侧腾空飞起。我浑身一颤,望向森林深处,恐惧与神秘感交织涌上心头。

斜阳从云隙中透出光芒,山区天气多变,不一会儿,朔风卷着雪花呼啸而至。朋友望望天色说:今天没能登顶,留点遗憾下次再来弥补吧!是啊,大顶子山之行的遗憾,反而让我对它的深秀雄奇更生遐想。离别森林公园时,一只山鹰一路相随,时而伴飞,时而落在前方路旁树上等候,仿佛专程为我们送行,直至车辆驶出林区,山鹰才嘎地鸣叫一声翩然飞返。这依依惜别的一幕,令人感到神奇、动容,或许正是对绿水青山的保护和爱鸟护鸟的行动,才让它视人类为朋友吧。

临别前,几位山东老乡执意设宴饯行,他们是来自文登、海阳、牟平、平度等地移民的第二、三代后人,席间讲着带胶东口音的东北话,述说先辈闯关东的艰辛,打探着山东老家的近况。听闻家乡发展巨变,他们笑脸上写满激动与向往。树高千丈总有根,鸟飞万里不忘巢。言谈中,他们既有对东北黑土地的深情,也饱含着对山东故土的思念。

离开时气温依然接近零下30摄氏度,我却已不觉初来时的凛冽,或许是游览兴奋仍在,或许是朋友的热情所致。目光所及,是漫天纷纷扬扬的雪花,仿佛为渐行渐远的边陲小城,轻轻蒙上了一袭洁白的纱衣,与我依依惜别。

随笔苑

逐梦路上

戴恩嵩

地球上自从有了人类,一代又一代,经历了烈火的煎熬和痛苦的考验,不断获得重生,并在重生中得到进步和升华。放眼高天大地,逝去的人变成尘土,活着的人揣着梦想,不停地在逐梦的路上迈进。

有人说,逐梦路上的人没有怕事的。我说此话欠妥,逐梦路上的人大都怀着一些怕字。你不信?请看:农夫怕天灾,工人怕失业,人人怕地震,个个怕病害,上学怕考零,毕业怕失业,夫妻怕插足,股民怕蚀本,渔民怕狂风,旅者怕囊空……世上怕事多,谁个不曾有?可怕的事再多,也挡不住追梦人前进的脚步。世上确有一些天不怕地不怕者,那是作家在小说里所描写的人物。

上班族们匆匆忙忙,整日劳碌,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。迟到一分钟,需扣奖金;早到一分钟,则要提前启程。

“小宝贝”进了幼儿园,母亲心里常惦念,孩子不听话,不知阿姨打骂否?

上了岗位,就少有闲暇,机器隆鸣、文件频传、键盘飞响,一处铸错,后悔不迭。

夫妻间、恋人之间,山盟海誓、卿卿我我,略有微词,便皱眉头,继而生怨。更有甚者,唾沫横飞,饭后酒余潇洒一番,归来可能就因流言让柔情蜜意烟消云散。倘被“狂宰”一次,后一段日子便捉襟见肘。怪不得杰出的戏剧家斯特林堡如是说:“人生是一种严峻的惩罚或考验。”

世人常说“大款”好,因为“大款”来钱快。我说的这些“大款”,和勤劳致富、苦心经营、为国为民而奋力拼搏的企业家有天壤之别。那些真正的企业家,即使未经刀山火海,也能忍受九滚十八跌,他们在艰难致富的同时,为大众的福祉和国家的振兴做出巨大的贡献。而“大款”则有所不同,他们有点像伟大作家巴尔扎克说的:“只需三天就成了暴发户。”普通百姓见到此言感到惊奇,其实那些不需辛劳而暴富者只需数天、数月,一年开外者极少。一笔或数笔成交,先前穷酸顿消,个中手段却大多令人不齿。转眼间住房需变别墅,车辆需换高档,一条皮带上万,一双鞋子数千。肥了肚皮、秃了头顶、麻了神经、空了脑壳……怪不得法国文学大师雨果敢于预言:“财富本身就是危险的。”

阿里巴巴来了,淘宝、京东

来了,拼多多、唯品会、聚美优品等都来了。地摊叫卖,其声渐远;实体小店,闲人聊天;宏大商场,变成网购邮件集散地,每逢旺季必须昼夜奔忙。商品琳琅满目,款式任君选定。快递小哥随处可见,不怕风吹雨打、冰天雪地;快递件纷飞如梭,对所购商品不满意者,更可多次换选。清朝学者郑观应早就鼓励说:“商务者,国家之元气,通商者,疏畅其血脉也。”

摇笔杆族是另一类追梦人。过去是手握秃笔,面对方格苦;现在是手敲键盘,游思八极,气象万千;悄然动容,风云舒卷。自我感觉良好,落纸成文增忧。文章见报见刊,读者众议纷纭。洋洋千言万语,日月星辰、山水林田、华屋陋舍、爱恨情仇全都奔赴笔下。夜以继日,笔耕不辍,换来皱纹满脸,体弱多病。更可忧者,虽然言明纯属虚构,但遇上好事者“对号入座”,轻则笔墨官司不断,声名狼藉;重则对簿公堂,拖进一场“持久战”。摇笔杆族,自寻烦恼者也,故作清高者也,有被妻子儿女称为傻子痴子呆子,有被友人称为愚人怪人笨人。而此族人者,偏偏不到黄河心不死,不撞南墙不回头,依然故我,刻意追求,尚以“眼处心生句自神,暗中摸索总非真”而自诩。于是,文学大师契诃夫很早便出来说话:“作家的自尊心是一种类似灵魂发炎的病痛。”

逐梦路上想为官,困难更是不少。从小吏起步,需有长跑运动员的耐力。小事不小,大事不大,有事不忙,无事不闲,字字句句,皆关全局。徐九经有言:“世上都说当官好,不知当官处处难。”而汉朝的班固则说:“治天下者,当用天下之心为心。”天下之心如此之多之广之众之纷纭,要全部装下岂不难上加难?

外面的和里面的世界很精彩,也很无奈。芸芸众生,世世代代,千秋纵横,川流不息,都在追求身披光环的“幸福”,逐梦人对此尤甚。“幸福”从何而来?说它是“循从人类指针的理想生活”也好,“不断渴望的过程”也好,“灵魂的一种香味”也好,“是劳动的姐妹”也好,“是在于认清一个人的限度并安于这个限度”也好,也许都不如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达·芬奇说得直截了当:“幸福是一种内在的状态,源于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的追求。”

为逐梦人唱支赞歌吧!